

芸生堂書經備旨

一
函
四
冊
函

寶藏山房藏書經傳彙編卷之二

霽閣聖脈情尚氏纂輯

男廷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揚克襄氏訂

鳴聯章神

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謨之事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者二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者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貢全旨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註敷分也分別土地

各也

夏書

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曰賦下之所供謂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貢爲夏后氏曰賦總

通篇分五段首節紀禹治水之要爲第一段是綱目九州以下皆自下而高分紀九州之成功此第二段其經也道畝以下自西北而東南條析隨山濬州之始

定山川以別州境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則九州地勢之高中下可知又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則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又定其高山大川以爲紀綱則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三者禹治水之要也史臣謂當堯之時洪水泛濫治之惟禹要也言故萬世頌禹功不衰而禹治之則何如

終此第三段其緯也九州
攸同二節是第四段總結
上文九州水土貢賦之成
功錫土至末是第五段恭
紀其建官弼服使天下迪
德以終治水之功而歸之
舜也

禹敷首節旨

此節記禹治水之要三事
平看用功非有先後總是一
個順水之勢以行其所
無事而已矣

冀州節旨

此禹受命治水帝都在所
當先○此下記成功也餘
州倣此

既載節旨

此節治河水也

當受命之初區域不辨禹乃先分九州之士知其
州最下治宜先某州最高治宜後可隨在而之功
矣凡水皆原於山只爲山勢阻塞所以有懷襄之
害禹乃隨山而行刊去樹木以通道路知其水爲
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濬治
可因勢而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定山川之高下
者立各州表識以別其疆界知何水出何州源流
可考何水入何州脉絡可尋而導山導水之功可
施矣此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九州每列州名皆敷土也帝
都之地在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此

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

言當時水患莫甚於河而

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言冀乃河水所經又帝都

所在故禹治水必始於此雖不言疆界然言濟河

惟充則知冀在充之西言荆河爲豫則知冀在豫

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

既載

言帝都之地治水在所當先冀州之水以

言河爲主河自龍門順流南下而壺口

治梁節旨

此二句重豫州伊洛瀕澗
既入於河兗州九河既道
同一水路上下相接也。

既修節旨

此導汾水也汾小河大汾
又入河故先河後汾。

正當其南下之衝始治之
以洩河勢所以急君難也

治梁及岐

註

梁呂梁山也岐孤岐山也呂梁山石崇

所出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謂冀州之水莫大
開河道也梁岐相近故曰及。於河河自積石
折而南流至於龍門而壺口一山適當其南下之
衝故禹治水先冀治冀先河而壺口則其最始之
功也至於梁岐二山河水所經也而卽在壺口上
流壺口未治則岐梁壅塞乃既載壺口則下流既
通上流水勢自殺故一治而并。

既修太原至于黃陽

註

汾亦入河者也河道既通則
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導之所以成父功

也修因縣功而修之之謂禹先河而後汾故治無
先汾而後河故不治曰。然冀州之水又莫大於
至者中間非止一山也。汾而汾亦入河者也河
既通則汾水有所受矣而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
岳之南縣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

覃懷節旨

上三節言治水此一節言
平平益上平從水治來亦
緊承說○此二句承上言
上平也上文治河治汾總
重治河故此二句只從河
治說出蓋覃懷河水所經
二漳合流之地河水所浸
也言覃懷壤地以見水言
衡漳舉水以見地而究竟
俱重在地以見士平

厥土節旨

此辨土性也

先治太原以潞汾水之源至於崑陽以達汾水之
流中間諸山無不修治而汾水入河冀無汾患矣
禹治冀州
之水如此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水治而後上平覃懷近河地

洪水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漳水各
出大陂谷為清漳出鹿谷山為濁漳二漳合流而
橫入河故曰衡漳入河言水治而後土可平矣彼
而近漳之地皆底績矣言崑陽而東有覃懷之地
河水所衝也清濁二漳合流之地河水所浸也往
時河水泛濫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水治而禹故
可施然後覃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以至衡漳所
經凡有平地亦皆底績與覃懷無異冀州之土平
矣衡漳雖指水然承底績
言則指河旁之地治也

厥土惟白壤

水患既平土宜可辨辨庶土以定之

白以辨其色壤

賦辨穀土以定田賦無塊柔土曰壤
言貢賦然冀州之土其色白素潔

厥賦節旨

他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冀州不皆田賦並場圃田園漆林悉征之故先賦後田不言貢篚者天子封疆之內無所事于貢篚也○常出者爲正闕出者爲錯自下升爲錯上中自上降爲上上錯

恆衛節旨

恆衛水小地遠治不必急大陸平地近河治之甚難故成功皆紀于田賦之後○此二句上句言冀之小水平下句言冀之卑土平兩句對說恆水出恆山衛水卽滹沱亦皆發源於恆而恆山卽禹導山之恆山大陸近大河卽禹導河之大陸則所謂既從者須從

而不雜其性壤柔軟而無塊冀土不盡白壤而白壤居多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註土宜旣辨田賦可與錯維也賦第一等或

地力年分不齊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於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講土宜旣辨於是定冀州之賦爲第一等或闕出第二等定其得爲第五等先言賦而後田者京師天子所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錢糧賦不盡出於田也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無事貢篚也

恆衛旣從大陸旣作

註恆衛二水皆出恆山在冀州

滹沱水衛水東入滹沱又皆入河而同入海也大陸河水所經作者言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原而近河故其言田賦旣定水土尙有未平成功紀於田賦之後言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恆山流注乎東北者恆衛二水也其水小而地遠不暇先治今水土旣平於是恆水道之使入滹沱水衛水導之使入滹沱而冀之小水平矣橫跨於大河而高平於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

王屋太行說入所謂既作者又須從大伾降水說入至註中成功紀於田賦之後句尤不可忽。

夾右節旨
方其南向并左山右及其西轉并折而左山環而右碣石適在右轉灣之處。

濟河節旨
此以下并州皆標明疆界所謂冀高山大川也。

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大陸之地已有可耕之田可獲之士而冀之卑土亦平矣。

島夷皮服

註島夷冀州邊界地也。皮服乃制之使貢

畿內不制貢已。講畿內無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征於厥賦中矣。貢用皮服皮服乃熊羆狐狸之皮可製。爲服者。

夾右碣石入于河

註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

屈之間故講王畿在於蒲阪三面距河諸州皆可曰夾右也。講直達惟北方一帶諸水皆阻於山不與河通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折而碣石適在其右恰似夾他在右邊則是從碣石之左便可入河入河則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

註曰兗州敷土也。曰濟河冀山川也。下

也。講禹定兗州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到大信河東南蓋不止於濟然外此無可書者西北

九河節旨

此治河也。邇接冀州既載二句及豫州僉來二句來

雷夏節旨

雷夏句治濟也。與豫州葉波既豬遵周澤被孟豬及徐州大野既豬同一水路也。此紀濟水治。

離沮節旨

此句承上二句入上治河治濟分說。此句總承離為河之支流沮為濟之支流。上是分治正流。此是合治支流。會同二字着眼。當與江漢朝宗例看。

益未盡至河然此內無可紀者。

九河既道註

兗州之水以河濟為主。惟西北距河則乘高而下。勢不能不分而為九。既道者

一為經流行於中。八為支流。行於外。皆順禹新開之道而入海也。

雷夏既澤註

雷夏濟水所鍾也。兗州東南據濟。既澤

澤也。此二節治河濟之正流也。

離沮會同註

水自河出為離。濟出為沮。惟河濟之正流治。故河濟之別流亦治。會者水之合

也。同者合而一也。會而同入。言兗州之水河為最於海水之合者得其治矣。

言天自大陸以托充當下流其勢愈大。禹則當其入海之處疏其派分其流。以為九河。使泛濫既去而水得其故道。則河

入海而不為害水之大者治矣。而兗州之水莫大於濟。河水未治。濟水因而橫流。入於雷夏。澤不能

受。泛濫奔潰而澤失其澤矣。今河治。濟水亦治。故雷夏蓄水成澤。水之正者治矣。至於河出為離。濟

桑土節旨

此二句言兖州之土平也。桑土既蠶則民利無不興而地之高者平。降其宅土則民居無不奠而地之卑者平。二句平對不相連帶。

厥土節旨
此辨土宜也。

出爲沮。方河濟泛濫。澗沮小水也。都散漫。今河治故澗治。濟治故沮亦治。且二水合流入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水之支流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其宅土

註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

而後可蠶也。地高曰其。充地卑下。水害尤甚。講水民皆依其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講治則土平。兖州水患最盛。凡宜桑之土。向都渰沒。今水落土乾。桑樹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而地之高者平矣。往時兖州之民。供往高處避水。今水患既平。都降自其陵。宅居平地。不苦於卑濕而地之卑者平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註色黑而性墳。墳土

三州最居東南。下流水未平。則爲卑濕。於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最宜。故舉以爲證。而百穀五材。講兖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辨其色則可知矣。註純黑。性則墳起也。土性既復。地利可

厥田節旨

此定田賦也。不曰天下而曰貞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也。

厥貢漆絲節
此定貢賦也。

費故其草則絲而緣育其木則條而長茂也。觀草木則百穀可知矣。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正

也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充當河下流水患雖平而沍沍尙存土貢人穡必作治十有三載氣運一週然後惟貞之謂土宜既辨田賦可與定充賦始同他州而納也。謂州之田則居天下爲第六等其賦爲第九等不曰天下而曰貞者君以薄賦爲正也不惟等之下抑且人之經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盡復而後使與他州同賦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此定貢賦之宜究地宜漆宜

絲織文者織而有文也。盛之以篚。篚漆以制器用以致貢凡器用那節有所需矣。言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不可缺者。充水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宜蠶則使之貢絲至織文乃絳中之貴者則使盛於篚。篚以人貢焉。

此定貞道也。充州貞道東海浮濟西北浮漂分兩路看須知篇內擬於貞道提出漂來未見治之功然漂為河之支流又與漂沮二水為道當九河既道漂沮會同時則九河與漂沮治而漂亦俱治矣宜補明

隅夷節旨

此二句上句言土平下句言水治也。州皆先水而後土以土平從上水治得水上此先土而後水以隅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預於漂溜則言隅夷之士平實即言隅夷之水治也

浮于濟漂達于河

言漂為河之支流濟則人河之水或浮漂以達河達言充之貢道有二或浮濟以達河

河則達帝都矣。言貢道東南近濟則浮舟於濟而逆流入河西北近漂則浮舟於

漂而順流入河達河則至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

言青州數士也青州東北禹定青

東北踰大嶺西北到泰山言海岱大川也言岱莫高山也

隅夷既畧

隅夷東海之地學立溝壑為封植也言隅夷則舉遠以見道而一州之上治矣

維溜其道

言溜水出惟山北流入海溜水出原山東

青雖近海不當眾流之衝但言隅夷在青州極東

言隅夷維溜則其功畢矣。言近大海施功為

其故道矣此水之平也。言土平近小易歸壑獨言

離滿此外不勞治也故當年
導山導水諸路皆於青獨畧。

厥土節旨

上句辨一州之土。下句辨
一方之土。○東方謂斤西
方謂南。

厥田節旨

此定田賦。

厥貢節旨

此定貢賦。首二句通州之
貢。下句賦與萊夷分對各
方之貢也。○凡貢不著地
名者皆通州之貢。其著地
名者併隨地之貢。下俱依
此。

厥土白墳海濱廣斤

註一州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
之土廣漠而斥鹵斥鹵鹹地

可煮為鹽青州之土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
鹽者也。註起在海濱則一望廣闊又斥鹵而鹹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註田第三地利美也。
賦第四人功少也。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註鹽斥地所出細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
一種也此通州貢也畎谷也岱山之谷

也萊夷也怪石怪異之石也萊夷萊山之夷作牧
言可放牧也屨山桑之絲其制山琴瑟之絃此各

方貢也青州之貢海有鹽以供飲食山有繭以供
也。註衣服而海物非一種凡足供燕享之需者

皆錯取以為貢此通州貢也若岱山之谷出絲與
枲可為衣服又有鉛松怪石可為器用屋宇岱山

之貢如此萊山夷人承水患之除復耕牧之地利
其地出山桑之絲最是堅韌可為琴瑟繒帛之用

浮於汶節旨
此定貢道也。

則盛於淮以入貢裝夷之貢。
知此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浮於汶達於濟。言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出濟
也。言禹定青州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
言河相通則使浮舟於汶由西南達濟達濟則
達河而帝
都可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言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

同於揚故獨舉禹定徐州境東至海北至岱南
誌其三境也。言至淮蓋徐國在青揚之間故定其
山川
如此。

淮沂其乂。言徐州之水以淮為主沂亦入淮者也淮

及山西南入泗其乂者沂入泗
泗入淮淮會泗沂以入海也。

蒙羽其乂。言蒙山之高者羽山山之鼻脊也。言
水所經淮治則二山可植藝矣。言州

徐州之水以淮為主沂則
人淮者也禹治之必先進
後沂蓋先大後小也不平
重。比沂入淮淮人海謂之
乂亦不以淮又沂又分說
至其乂之由則在下文
道山至桐柏及道淮自桐

相二條見之。徐之川莫大於淮。莫甚於沂。

共蒙節旨

此淮水治而土平。

大野節旨

此治濟水。當近接豫州導。濟澤二泉。兗州雷夏既澤一句來。此節受濟之水。治下節近濟之地。平皆重志濟。

東原節旨

此濟水治而土平。

之水。淮沂爲大淮。雖出於豫。然至徐而爲患。大沂

水出本州之芑山。西南入泗。水未治。則淮不又而

沂亦不又。今水既治。故沂又而入泗。泗入淮。淮亦

愈又。而曾泗沂以入海也。至於蒙羽二山。淮水所

包者。今淮治。則地利可興。而得以種藝矣。淮沂治

則水之流者。可知。蒙羽藝則地之高者。可知矣。

大野既豬

註。淮水治。則濟水可施功矣。濟水自陶正

入大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

也大矣。既豬者。向既爲澤。今復舊也。

東原底平

註。東原地名。濟水所經也。向受濟患。今底

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淮沂包蒙羽二山。必又而後

可藝。大野環東原之地。心豬而後底平。事之相因

者。蓋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之處。往嘗潰

也。決自禹功。既施於是大野。始能容受衆流。有

蓄有洩。而既豬矣。至於東原之地。是大野所環抱

者。爲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可以底平矣。大野

豬則水之止者可知。東

原平。則地之平者可知。

厥赤節旨
此辨土以

厥田節旨

此定田賦

厥貢惟土節旨

此定貢物。厥篚仍是通
州之貢不單頂淮夷。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註

土榛曰埴。土性之美者。講

徐州之土其色則赤其性則棘臑墳起故驗
於草本水既涸則漸而進長也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註

田第二上厚也賦
第五人工尚少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綺註

土五色可以爲建大社封
諸侯之用故制爲通州之

貢焉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
者嶧陽嶧山之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
也泗濱泗水之旁浮磬百露水濱成磬而後貢也
淮夷淮之夷也蠙珠爲服鮪魚用祭祀也此
各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幣以爲裘所以祭以
爲端所以濟以爲冠所以爲首服也織綺皆去凶
卽吉之服黑黼徐土雖赤而五色之土閉有之天
經白緯曰織言子建大社則用之爲壇壝封諸侯
則用以爲旂土故制以爲通州之貢也羽山之谷
所出的雉其羽五色皆備可爲旌旄車服之儀

浮于淮節旨

此定貢道。此灘在豫州界與兗州離州會同不同

淮海節旨

揚雖指邊淮然淮已又於徐州雖中貫江然江已開於荆濁大江之南西彭蠡最大東震澤最大故舉二澤以見揚之成功。

彭蠡節旨

此二句須以首句為主蓋漢至揚而漚澤江至揚而北漚漢遂有彭蠡是江漢合流爲彭蠡大澤卽今洞庭湖也既猪者從漢節南入於江東漚澤爲彭蠡導江節東遷北會爲句入而近脉則又接荆州漢朝宗於海句得來。陽鳥攸居句卽物點綴以

山之南出特生之桐其材巾琴瑟之選泗水之旁浮石成磬可以備樂器淮夷制爲各方之貢焉至於玄色之幣可以爲冠及齊祭之服黑經白緯之織純曰之綺可爲去凶卽吉之服又使通州皆盛於筐而貢焉徐州之貢如此。

浮于淮泗達于河

貢賦必浮舟於淮自淮而挽舟

以上於泗或由離以達河或講徐州貢道必先浮由沛以達河皆溯流而上也講舟於淮由淮入泗其在西路者則曰離水以達河其東路者則由沛水以達河而帝都以達矣。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黃揚州在徐州之下

彭蠡既豬

揚州之水西莫本於彭蠡東莫太於震

諸水其爲浸也大矣既猪者上承諸水下人於江而不復奔潰也。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鴈也禹猪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蒲浸淫今洲渚旣平禽鳥

見既稽之驗要得史臣點綴之起

三江節旨

此一節重在震澤底定所謂東莫大於震澤也從三江說落者蓋漢水自彭蠡而東則為北江江水自滬而東則為中江實與彭蠡之在前者並列為三江此三江皆在震澤下流故震澤之定必由北江中江入海而致亦必并彭蠡入皆入而得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於此亦見震澤之定根三江來亦仍根彭蠡來○表坤儀謂三江當以下而經文中江北江為據併彭蠡為南江故今洋子江上彭蠡之下尚有三江口之鐵蓋江橫合流至

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焉揚州之西有彭蠡在豫益以驗彭蠡之治矣言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且江漢合流滙為大澤往嘗泛濫今禹治之乃能藏蓄流通不復橫決又驗於其水道洶洶則董董叢生即隨陽之鳥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不益觀彭蠡之治乎

三江既入註

震澤為三江上流三江為震澤下流松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既入者通震澤之水而泄之海也

震澤底定註

下流既順則上流自安震澤夫湖也其底於定而不震盪也太約太湖納百州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於海也○汪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江漢揚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浚况朝宗于海荆州黃揚州之東有震澤固備言之亦可以互見矣言焉而三江在其下流為震澤入海道路往時三江未道所以震澤不能安定自禹治之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使有所